

# 陳公博玩火自焚

林光灝

## 才智無雙荒唐第一

讀中外圖書出版社出版中外珍聞第一冊有周佛海風流瑣憶一文；使筆者想起陳公博來。

陳公博與周佛海兩人，是在抗戰時期南京偽組織的兩支台柱，地位僅次於汪精衛，這是誰都知道的。

陳公博是一個聰明絕頂而又極富風趣的人，所堪惋惜的是不務「正道」，一生以權變著稱，結果，聰明反被聰明誤，遭受國法的懲處。正如他自己所套着紅樓夢上嘲賈寶玉的打油詩：「天下荒唐第一，古今才智無雙，燕趙吳越孤心賞，任憑他人說短長」。

陳公博廣東乳源縣人，乳源是粵省北江的一個小縣，有名的丹霞山，就在乳源境內。明末名僧澹歸（即故給事中金堡）和詩人屈翁山密謀抗清，在丹霞山都有過轟轟烈烈的紀錄；虛雲老和尚修復的雲門寺，也在乳源縣境，說也奇怪，乳源人口只有三萬多，却出了這麼一個「風流人物」

，雖曾叱咤一時，而竟不得善終，山川有靈，其亦唏噓嘆惜呢！

陳公博於北京大學畢業後，留美鍍金，風度翩翩，有口才，擅文事。據他在「我與共產黨」一文中所述：他在北大是唸哲學系，畢業後回到了廣東，然後再去美國的，他之所以要去美國的動機，即因只有美國，才可「半工半讀」，在它國家便沒有這種方便了。他到美國就讀于哥倫比亞大學，一面在紐約的所謂中國城的華僑學校，夜班當教員，月薪八十元，賴以維持學費，但那時中國城的華僑「堂門」時有發生，且械鬥很烈；假若誰介入了這個漩渦，生命是非常危險的。當時曾有人警告過他，要他莫到中國城去教書，以避免危險。而他爲了「去教書是可以打死，不去教書是可以餓死，打或者不死，而餓是一定餓死的。」最後他還是冒着險去教書，而且卒賴教書所入來完成他的學業。

他在哥大整整三年，由於沒有錢，只好埋首苦讀。三年之中只去過一次華盛頓，一次波

士頓，什麼黃石公園，什麼洛磯山，都沒有力量去遊覽。當他在哥大考碩士學位後，本應繼續考博士的；但哥大的制度，凡是博士都要把論文繕印三百本送給圖書館才能得到博士證書，而這三百本論文的排印費却需要美金一千元，他苦於無法籌措這一筆錢，祇好忍痛放棄快要到手的博士頭銜，而鐵羽東歸。其實他原是受陳炯明之招回國的，他曾經爲陳炯明辦過一份報，後來他眼看陳炯明日暮途窮，其政治生命即將結束，才轉過頭來投奔革命陣營。

關於陳公博與共產黨的關係，可說是淵源於陳炯明，按民國十二年二月，廣東省曾辦理地方自治，實行縣長民選，開辦經濟調查局，籌擬生產事業，計劃全省公路。同年夏，令高劍父爲籌備主任，舉辦全省第一次美術展覽會，陳炯明自任會長，提倡美育。

這時，陳獨秀并應陳炯明之聘來粵，欲利用時機播下共產種子。陳到粵後立即着手團結左派勢力，拉攏譚平山、陳公博、譚植棠及無政府黨

員數人加入，因廣東之工作較為自由。故陳之陰謀順利施展，而且陳炯明對他所擬的各項均予採納實行；准其設立宣傳講習所，并委陳公博為所長，事實上，這一講習所，是以推動共黨組織工作為主的。同時，勞工運動亦加緊推行，如廣州城內各種工會一百三十餘處，均經陳炯明批准立案，這些工會組織是在年夏陳炯明出師攻桂時幫助軍隊示威，頗著功效。依此看來，陳公博和中共的淵源是和共黨的成立以俱在，後來總算他迷途知返，毅然脫離共黨而投入國民革命軍的陣營，但又因所事非人，而成爲政治舞台上的悲劇主角，終於枉送了自己一條命。

民十四年國民革命軍從廣東出師北伐，陳公博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務局局長及總政治部主任，到武漢後，他才將總政治部交給鄧演達，轉任中央黨部的工人部長。在武漢的初期，陳公博真是炙手可熱，他可以委任民、財、教、建各部門的官吏，同時，還可以處理外交事務。不久汪精衛以黨主席的身份來到武漢，釀成寧漢分裂之局。這時的陳公博和顧孟餘同爲汪的左右手。寧漢合作後，他寂寞了一個時期；但此人生性不甘雌伏，好搞風搞雨，就在上海這一段投閒置散時期，他又奉汪精衛之命，組織起所謂「中國國民黨各省市海外改組同志會」，這一項組織，在民國廿一年汪精衛重返南京出任行政院長以前，不曉得爲黨國製造出多少的痛心問題！

「九一八」變作，中樞當軸在「共赴困難，全力禦侮」的昭示下，進行寧粵合作，汪精衛遂乘機出長行政院兼中政會主席，一人得志，鷄犬

昇天，他的手下兩員大將，顧孟餘出長鐵道部，而陳公博這個書生政客也爬上實業部的寶座了！

陳公博確實有他的一套，他擅長詞令，也能下筆成文，其詞令和文章，頗富煽動性。但所學在於盜名欺世，而行爲又是在狗苟蠅營，故鑽藏在他腦子裏的都是一些歪思想。幾如仲尼之責少正卯「心逆而險，行僻而堅，言僞而辯，記醜而博，順非而澤」。但就才華而論，他確是不同凡響的。

### 千古罪人風流自賞

他在其所作「偏見」一文中，曾列舉了他「自以爲是的偏見」九項；其證論如下：「(一)我有一種偏見，自己的思想和行動專以男子作出發點——就是拿自己作出發點。(二)我有一種偏見，除了文章上用字和行文的便利，偶然談談「犧牲」。(三)我有一種偏見，我平生絕不相信幸運，祇有信本領。(四)我有一種偏見，對公家絕對節儉，對自己非常的浪費。(五)我有一種偏見，我一生內沒有私人的敵人。(六)我有一種偏見，以爲我自己的個人和自己的事業是分離的。(七)我有一種偏見，我絕不相信天地間有被人包圍的事。(八)我有一種偏見，我以爲天下沒有蠢人，如果你以爲天下有蠢人，那你就是最蠢的一個。(九)我有一種偏見，就是以爲婦女實在不宜於政治。」對於他的種種歪思想，可謂發揮盡致，也表現得最露骨。他開宗明義就說：「人總是有多少偏見，如果一個人沒有偏見，或者就够不上喚作人」。「不過我

的偏見太多了，有這麼多不理由和偏於成見的偏見，或者够不上喚做一個好人和完人罷。」其實他雖瞭然於「偏見」之爲物，其怪不可思議，其害亦不可思議。但他振振有詞由於「偏見太多」而又都是「不成理由和偏於成見的偏見」，不僅使他「够不上喚做一個好人和完人」；充其所及把自己導致成爲「千古罪人」了！

至於他生平的「吊兒郎當」，風流自賞，原就受了他那滿腦子的歪思想影響。而在他自己的寫作裏，亦每喜以此爲自我宣揚，以示洋洋得意。他在南京做部長時，曾和夫子廟一個叫做曹俊佩的歌女打得火熱，經常出入中央飯店，人家問他，他也直承不諱。擴大會議結束後，他隨汪精衛到了太原，當時有坤伶名粉菊花者，以色藝著稱，粉菊花登場，他無日不到，有人諷示謂粉菊花乃楚司令禁禱，肥水不流別人田，閣下未免自作多情。他聽了以後，立即寫出一首「鹹詩」自嘲曰：「國事果真丟那媽，此行心意亂如麻；從來不食山西醋，明日請看粉菊花」。此外，他尚有「過永勝寺」七律一首（作於參加汪政權以前），極其纏綿悱惻之情，與清幽淒婉之致，他那首律詩前還有序言三百餘字，亦雅潔可誦，惜瑕不掩疵，終使人有「卿本佳人，奈何從賊」的慨歎！併錄之如下。

「十六年多，共亂平後，軍書正粟六，酒莊來見，謂其姊管青已逝世，臨終囑以珠簪相貽，藉紀念，惻然久之。翌日古君郵我以巨函，中有管青筆記一冊，字以鉛書，中述其對我思慕之懷。古君於函中屢以一賤，謂管

青彌留時，坦白述其婚前所念，並囑古君於其逝後，至母家往日居室藏笥，搜其筆記寄余，至管青之棺則暫厝於東門外永勝寺云。得書恹然！夜間把玩遺珠，摩挲筆記，終宵不能成寐。詰且趨永勝寺，則棺於前一日移去葬白雲山深處，餘香殘燭，無限淒涼，細雨斜風，愈增切怛，雖欲撫棺一慟，不可得矣。徘徊至暮，寺僧來逐客閉門，始黯然而去。余識管青七年，初不知其意有所託，當其臨命之頃，正不必以所懷語古君，而卒語之，古君在悲逝之後，正不必以所知語余，而卒語之，此世之所謂真性情者耶？嗚呼痛矣！

荒寺衰楊不見人，玉簪羅襪倏成塵。  
遺珠光隱淒涼色；絕筆鉛留慘淡痕。

未盡餘烟魂宛在，已灰殘燭淚猶新。  
不堪惆悵黃昏後，細雨斜風閉院門。

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，汪精衛背叛抗戰陣線，離渝由滇而越而滬，在南京建立偽組織之初，陳公博並未前往，他對汪「獨行其是」的行爲，曾婉言勸阻，惜汪不聽，好像經過了一段不甚算短的時期，由陳璧君赴港再三勸駕，他始勉強赴滬，及偽府成立，任立法院院長，旋又兼上海市市長。三十三年，汪精衛病死日本，他晉位「代主席」，這註定了所應負的叛國罪名了！

三十四年八月十日，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，宣佈無條件投降。南京偽府中人，紛紛集會，通令各機構負責人各安本位，靜候接收，陳公博仍留寧待罪，但因某方人員周鎬等擅自行動，一時秩序大亂，陳公博乃與其妻李勵莊及林柏生等諸

人，飛日匿居，後經國民政府電令拘送返國受審，於三十五年四月十二日，經江蘇高等法院判死刑，同年六月三日奉令執行，當命令抵達之時，他正爲典獄長書寫楹聯：「大海有真能容之量，明月以不常滿爲心。」猶不知其已到臨刑之頃，及獄卒持命令到，乃草草收拾一過，持平時所用一茶壺，直趨陳璧君室，鞠躬行禮說道：「夫人！恕我先行，此去應有面目見汪先生於地下，幸自珍衛。」陳璧君爲之痛哭流淚，握手勿釋，陳公博僅略一蹙額說：「人生總有一死，幸夫人抑悲。」乃脫手叩首辭，復和獄友一一握別，到庭時已近午，直與庭上推檢人員揮手爲禮，隨行刑者趨刑場，彈從後腦入，右面頰骨下出，以兩彈畢命。玩政治有如玩火，偶一不慎，適足自焚，一個風流才子因好耍政治而下場如此，可悲亦復可嘆！

談戴笠將軍的名著：

中外文庫之廿

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著

定價伍拾元

喬家才先生從事情報工作多年，他曾是北伐、剿赤、抗戰、戡亂時期的無名英雄，戴笠將軍極親密的戰鬥夥伴。冒險犯難，出生入死，足迹遍大河南北，長江兩岸，有數不清的英勇偉烈事迹，可歌可泣的經歷。本書收集喬家才先生追懷戴笠將軍最富代表性的傑作，包括：「空前國難」「華北之行」「陪都重慶」「太行兩年」「陝西緝私」「後套練兵」「太原肅奸」「將星殞落」等篇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全書五三〇頁附珍貴圖照，穿線平裝，定價伍拾元，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。